

JIN YAN JING SHAO NIAN ZHEN TAN XIAO SHU XI LIE

金眼睛

少年侦探小说系列

大风刮下来的铁桶

田成林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DAFENG GUAXIALAIDE TIETONG

大风刮下来的铁桶



作者/田成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金眼睛少年侦探小说系列
大风刮下来的铁桶

作 者 田成林
出 版 者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 行 者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电 话 0431 - 5640624
印 刷 吉林省地矿测绘院印刷厂
开 本 32(850×1168 毫米)
印 张 5.25
责 编 师晓晖
版式设计 王咏梅
封面制作 曹 恒

200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385 - 1896 - 7/1·364
定价: 8.00 元



简 介

初春，一个大风天，北方 C 市商业街发生一桩奇案。一支灌满冰水的大铁桶自天而降，洞穿街东区佳叔叔开的区敬海诊所的房盖。铁桶连同屋顶堆放的杂物坠入屋内，把区敬海压在里面，于是大风刮下来的铁桶砸伤人的消息传遍了整条街。警方介入调查，刑警队高胜安指派其子高天仞和他的小伙伴们在一天之内搞清铁桶掉下来的原因。经过孩子们的共同努力，终于搞清铁桶掉下来的原因，并发现一张没有字迹的借据，使一桩蓄谋已久的凶杀案真相大白。



目 录

幸福的家庭/1
祸从天降/19
父子“战争”/38
家庭会议/55
病房火险/75
模拟演示和孩子们的推理/96
原来如此/115
凶手和自述/136
尾声/152



幸福的家庭

春天来了。

但处于高纬度的北方 C 市的上午，天空中并没有呈现出丝毫春季应有的令人赏心悦目的明媚。无边且浓重的铅灰色，从密布的云层倾泻下来，被狂风吹进所有能渗透的空隙，使得整个城市，如同一幅年代久远，保管不善的水墨画那样漫漶。

有人说 C 市的春天是被风吹来的，这话一点儿也不假。但逐渐升高的气温，在融化冰雪的同时，也给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制造着麻烦。无论是谁，每逢这个季节都不愿意出门儿。因为走在污水横流的马路上，必须加倍小心，稍不注意，泥水就会毫不客气地弄脏了鞋和裤子。

好在现在裸露的泥土是潮湿的，不然，气势汹汹的大风裹挟着漫天的沙尘到处乱蹿、无孔不入。打在脸上，再灌进耳朵眼儿里，不仅脏得让人心烦，还挺疼的呢。

总的来说，北方 C 市的早春，不十分讨人喜欢。



尽管今天是星期六，路上行人却不多，但一向爱干净的区佳偏偏在这样恼人的天气里走出了家门——她不出来不行，她的堂妹区丽感冒了，区佳趁着休息去看她。

区佳微蹙着眉头，绕过地上的污水，准备横穿马路。这样的天气谁的心情都不好，区佳也不例外。她双手努力往上拎着裤腿，有形有款的牛仔褲便吊了起来——她怕满地的泥水弄脏了早晨刚穿的新裤子。

这样做的结果呢？适得其反。区佳的裤腿的确没脏，但露出半截雪白的袜子上却早已黑点斑斑了，像爬满了甲虫。区佳不知道自己弄巧成拙，依旧左顾右盼地向马路对面走去——不！更确切地说她像袋鼠似的蹦跳着。如果是大人这样走路的话就多少显得有点儿滑稽了，但区佳只是一个14岁相貌非常漂亮的女孩儿，她这样蹦跳，就是一种人见人爱的活泼了。

区佳今天穿了一件黑黄相间的薄羽绒服，在这无边且浓重的铅灰色里一闪一闪的，格外耀眼。简直就是一道让人充满希望，为之振奋的风景。

是呀！春天的景色不会总是这样令人沮丧的。一路上，只要见到区佳的人，都会这么想。

区佳优美地一跳，跨过一汪墨汁色的积水，她



如果再往前走几步，就到马路对面了。糟糕的事情就在这时发生了——一辆豪华轿车由南往北急驶而来，区佳见那横冲直撞的架势，心说：“不好！”尖叫一声，不禁加快了脚步。

但她还是没有快过四个轮子的汽车。大概是司机眼神儿不济，轿车直奔水坑开了过来，轮胎冲破区佳身后的那汪污水，溅起的泥水迸到了她的身上。

区佳不明白，只要司机稍微往左或往右一拐，就可绕过水坑，但为什么就不拐一下呢？她有些生气，一个箭步跳到一块相对干爽的地方，愤愤地瞪着远去的轿车一眼。除此之外，区佳就没有别的表示她不满的方式了。

区佳在学校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家是个听话的孩子，她不会骂人。

到了马路对面后，区佳停下来，低头看了看——脚下的那双名牌运动鞋已面目全非，而身后也都是不规则排列的泥点子，她懊丧地嘟囔一句：“星罗棋布。”解嘲地苦笑一下，沿着干净但窄得出奇的马路牙子，像体操运动员做平衡木表演那样，身体左右摇摆着向前走去。

区佳是昨天晚上知道区丽感冒了的，区佳写完作业往叔叔家打电话，想跟区丽聊聊天儿——她特



别喜欢听堂妹在电话里又嫩又脆又有些吐字不清的声音，但这回她俩没聊成。电话是区佳的叔叔接的，告诉她说区丽生病了。

区佳听了很着急，当即央求老爸陪她去看区丽。

她老爸见天色已晚，就和女儿商量：“明天再去行不行？”

区佳采纳了她老爸的意见——这主要还是区丽轻微的感冒的原因，如果她得的是什么大病的话，区佳就不管天色早还是晚了。

可以说，区佳爱堂妹胜过爱她自己。

区丽只有3岁多一点儿，是个漂亮、聪慧的小女孩儿。但这只是区佳喜欢她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就是区佳的父亲在这座城市里只有她叔叔这么一个亲戚。

区佳的父亲名叫区敬阳，她的叔叔叫区敬海。他们俩的名字当然是区佳的爷爷给起的了。区佳听爸爸说，上个世纪60年代中国的大地上出了一位名字叫欧阳海的英雄，他的事迹在当时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以欧阳海为榜样，长大了也成英雄，区佳的爷爷就把两个儿子的名字给改了。

区敬海比他的哥哥只小2岁，但兄弟俩的后代



的年龄却相差十多岁，这与区敬海的晚婚有关。

区敬海是个残疾人，他没有左腿。

区敬海的残疾不是先天的，是25岁时因一起工伤事故造成的。那是15年以前的事情了，区敬海当时是本市一家化工厂的技术员，由于乙醚车间发生爆炸，区敬海去现场抢救伤员。他救出5名伤员后，返回已被炸成废墟的车间时，一堵墙坍塌，把他砸倒。区敬海被救出来送到医院，他的左腿因伤势过重，只好截肢。

区敬海当时有未婚妻了，两人处了好几年，并已经定下了婚期。当区敬海被推出手术室时，他的未婚妻知道他成了残疾人，就从他的病床边悄然溜走了，连声再见都没说。

这件事给区敬海的刺激很深，可以说心灵上的痛苦远胜于肉体上的伤害。在他出院以后半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沉默寡言。每天坐在床上，呆呆地望着映入窗口的那道一成不变的风景，想着心事。

关于区敬海的这段经历，区佳是后来断断续续听别人讲的。听了这些讲述以后，时常要勾起她的伤感，想象着叔叔直勾勾盯着窗外那令人心悸的表情。

区佳想象中当年的叔叔无论如何也跟现时的叔叔对不上号。



从她有记忆那天起（虽然到底是哪年哪月哪天她有了记忆，永远也说不清），她叔叔给她的印象就是乐观开朗、和蔼可亲的。这使得区佳常常有一种疑惑，怀疑别人的讲述和自己的想象都是错误的。

区佳很想知道她叔叔是如何从困境中挣扎出来的。区佳每次见到叔叔，都要产生破解这个秘密的冲动。但每当提及过去，叔叔就缄默不语。

转过一个弯儿，前面是家大超市，区佳走进去，给堂妹区丽买了一大堆的营养品。尽管区佳不知道这些东西对堂妹的病情能否起到好的作用，但她还是毫不吝惜地买下了。区佳在平常可是一个不乱花钱的孩子。

区敬海的家坐落在 C 市最大的装饰材料市场南阳街上，这里以经营地板和木材为主，市民称之为“地板一条街”。区敬海的家在南阳街中段，是一幢 80 年代最常见的那种 7 层的建筑。他家住一楼最西边，楼外的山墙边盖了处门市房，是经过市规划局批准建的。

区敬海出院后时间不长，原木奄奄一息的工厂因这次特大事故的发生就不行了。勉强支撑了几年，工厂宣告破产。这家化工厂是 C 市第一批破产的企业之一，享受工伤待遇的区敬海被移交到了



地方民政。

区敬海残疾以后就一直没上过班。不是他不想上班，而是领导实在无法给他安排合适的工作。不上班的区敬海在家里并未闲着，他住院时结识了一位老中医，由于二人很谈得来，老中医就破例收他为徒。前化工厂技术员就这样半路出家当上了中医，并在靠山墙的门市房开了间诊所，主治儿科。

区敬海结婚后，在诊所旁又开了间食杂店，由他的妻子常燕经营。

仔细想一想人们的非议也不无道理，在南阳街寸土寸金的宝地上，开这样的买卖，无疑是资源的浪费。可一年后，人们才发现，常燕开的食杂店在南阳街上是绝无仅有的一家，生意出奇的红火，这并不起眼的小买卖盈利不在那些规模较大的地板或木材专卖店之下。

人们在事实面前，不得不佩服常燕的目光独到。

的确，常燕是个非凡的女子，她不仅聪明而且美貌惊人。她为什么会嫁给区敬海这个比正常人少了一条腿的残疾人，对某些人来说，永远是个难以破解的谜。

这些人都是势利且俗不可耐的，心理比较阴暗，他们猜测常燕嫁给区敬海是因为常燕有不可告



人的暗疾。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猜测是绝对错误的，常燕和区敬海结婚一年多，就生下了一个健康活泼的女孩儿。这个女孩儿的出生无疑给那些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专爱嚼舌头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但这种人的性格决定了他们是不肯认输的。于是，有人又说常燕的品质不好，嫁给区敬海是为了钱；也有人发出感叹：“唉！一朵鲜花就这样插在牛粪上啦！”

类似的议论区佳也听过不少。她起初为这些人的无聊而愤怒，但这种愤怒的情绪最终变成了一种自豪感。因为那些流言蜚语，恰好证明区敬海是个各方面都极为出色的人。

如果谁有这样的好叔叔而不感到自豪的话，那才是咄咄怪事呢。

区佳走进她婶婶食杂店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这时风越刮越大了，有些马虎的人家阳台封闭窗没关好，被风刮得砰砰乱响，间或有破碎的玻璃掉下来。吓得在路上行走的人一听到异常的声音，马上抱住头，闻风逃窜。

常燕见区佳拎着大包小裹地走进来，不用问就知道她是看区丽来了。常燕不会装假，见区佳小脸蛋上红扑扑的，也不客套，接过东西放在柜台上



说：“买这么多东西干啥？”

区佳嘻嘻一笑说：“又不是给你买的，区丽怎么样了？”

常燕说：“没事儿了，在你叔叔的诊所里玩呢。”

区佳说：“我过去看看她。”她转身从食杂店出来，来到隔壁的诊所，区丽正坐在一只蓝色的塑料凳上，摇头晃脑地背唐诗：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区丽的嗓音很嫩，脆生生的。她听见开门声就停了下来，回头一看进来的是区佳，发出一声欢快的尖叫，张开双臂，站了起来，嘴里还不住地喊：“佳佳姐姐！佳佳姐姐！爸爸我佳佳姐姐来了。”

区佳抱起扑到怀里的区丽，左一下，右一下地亲个没完没了。

区敬海说：“正好你来了，一会儿有人来看病，我正愁着没人哄她呢。”

区佳对区丽说：“跟姐姐进屋里玩行不行？”区佳说的屋里指的是区敬海住在楼里的家。

区丽点了点头，区佳问她叔叔：“钥匙呢？”



区敬海说：“在你婶婶那儿呢。”

区佳抱着区丽出了诊所，来到食杂店门前，她腾出一只手拉开门，没进去，站在外面冲里喊：“婶婶，把钥匙给我。”

有人在店里买东西，常燕应了一声：“你等一会儿。”区佳就用脚挡着门在外边等着。

一股疾风迅猛地掠过，区佳连忙避开风头对区丽说：“快趴在姐姐的肩上。”

区丽很乖，十分听话地趴在了区佳的肩膀上。

顾客终于都走光了，常燕这才拿着区佳给区丽买的好吃的从柜台后走出来，对区丽说：“宝宝看姐姐都给你买什么了？”

区丽抬起头，看看母亲手中的食物，又欢快地尖叫一声说：“呀！佳佳姐姐真好！”

区佳说：“那还不快亲亲姐姐。”

区丽就噘起小嘴在区佳的脸上亲一下，亲完了她就咯咯地笑。

常燕拎着东西说：“我去给你们开门吧！这丫头越来越沉了，光抱她就累你够呛。”说着常燕锁上店门，跟在区佳的后面进入楼道，打开房门说：“你俩玩吧，等你王姨回来了我进屋给你俩做好吃的。”常燕说的王姨是她雇的营业员。

“我王姨干什么去了？”区佳问。



“参加婚礼去了。”常燕说着随手关上门。

这是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装潢已经过时了，但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区佳把区丽放下，换好拖鞋，拉着区丽的手走到里间屋，坐下后，区佳对区丽说：“上次姐姐教你的歌忘没忘？”

区丽的黑眼珠儿转了转说：“没忘。”

区丽就把手一背，挺着小胸脯唱了起来：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跑得快，跑得快，
一只没有脑袋，
一只没有屁股，
真奇怪，真奇怪。

区佳忍俊不禁，笑了起来，笑够了她板起脸故做严肃地说：“不对！不对！你唱错了。没有脑袋和屁股的老虎怎么跑哇？”

区丽也严肃地说：“对！我没唱错。”

区佳说：“错了！我教你的是‘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

区丽说：“我们幼儿园小朋友唱的是‘一只没有脑袋，一只没有屁股’，他们都这么唱。”

区佳说：“他们是错误的，不要跟他们学。”



区丽说：“你再说他们错，我不跟你好了。”

区佳又被区丽逗笑了，伸出手指点了点她的鼻尖说：“几天不见，你还会威胁人了，这也是跟小朋友学的吧？”

区丽不懂威胁的含义，嗫嚅了一下说：“我就是不跟你好了，我自己玩去。”说完她果真扭头就走，临出门时回了一下头。

这是区丽惯用的伎俩，区佳知道此时自己假如不理区丽，她就会真的到另一个房间里，然后弄出点什么动静或发生一声尖叫，把你马上召过去。但当你跑过去看个究竟时，她装做没事似的对你不理不睬，直到你主动过去向她道歉，她才会喜笑颜开，撒娇似的扑到你的怀里，附在你的耳边低低地说：“我没生气，姐姐你也别生气。”

可今天区丽好像真的生气了，她一回头的瞬间，区佳看见她的嘴紧抿着——这是区丽准备哭的前兆。

区佳不知道区丽为什么会如此的委屈，但如果堂妹放声大哭她这个做姐姐的于心不忍，就连忙说：“你回来，你回来，姐姐和你玩两只小蜜蜂。”

区丽站住，紧抿的嘴巴咧开了，露出一排整齐的小白牙。这证明区丽的情绪有所好转，并打消了哭的念头。